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羣書考索別集卷十八 十九

詳校官中書臣竇汝翼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錄監生臣陳炳

羣書考索別集卷十八　宋　章如愚　撰

人臣門

三公

仲山甫以冢宰兼太保　烝民詩觧云仲山甫盖以冢宰兼太保何以知之曰其言式是百辟則是為宰相可知其曰保兹天子王躬是保則是為太保可知此正召康公之舊職　文公

禹以司空行宰相禹以司空行宰相事汝平水土則是司空之職惟時懋哉則又勉以行百揆之事同前

後世官職紊雜三公三孤以師道輔佐天子本是加官周公以太師兼宰相召公以太保兼宗伯是以加官而兼宰相之職也後世官職益紊今遂以三公三孤之官如階官貼職之類不復有師保之任論道經邦之責矣舊來猶是文臣之有勲德重望者方得除此以其有輔教天子之名故也後世或以諸王子或以武臣為之既

是天子之子與武臣豈可任師保之責邪訛謬承襲不復之正祖宗之法除三公三孤者必須建節加檢校太子少保少師之類然後除開府儀同三司既除開府然後除三孤三公南渡以來如張韓劉岳諸武臣猶是如此今則不然既建節後便抹過檢校徑除開府至三孤三公矣

宋朝除授之制文官自金紫光禄大夫補特進開府儀同三司然後加三公三少如富韓諸公是如此宋朝置

三太三少官而無司徒司馬司空之三公然韓杜諸公有兼司徒司空又有守司徒司空者皆不可曉神宗贈韓魏公尚書令令後世不得更加侍中中書以為制盖已前贈者皆是以中書令兼尚書令神宗特贈尚書令者其禮極重宋朝惟韓魏公同上

古者以道義輔君周官乃孔氏書説得三公三孤六卿極分明漢儒皆不知只見伏生書多説司徒司馬司空遂以此為三公不知此只是六卿之半武王初是諸侯

故只有此三官又其他篇說此三官者皆是訓誥諸侯之詞如三郊三遂亦是用天子之半伏生書只顧命挑得三公三孤六卿齊整如曰太保及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召公與畢公毛公是三公芮伯彤伯衛侯是三孤太保是冢宰芮伯是司徒衛侯是康叔爲司寇所以康誥中多說刑三公只是以道之傅保王者無職事官屬却下行六卿事漢時太傅亦無屬官後世置無官之失古者諸侯之國只置得司徒司馬司

空三卿惟天子方得置三公三少六卿牧誓立政所說周家是時方為諸侯故不及三公三少及周官篇所說則周是時已得天下矣三公三少本以師道傅佐天子乃是加官周公以太師兼冢宰召公以太保兼冢宰是以加官而兼宰相之職也後世官職益紊今遂以三公三少之官為階官不復有師保之任論道經邦之責矣

書說

三省

三省始於漢魏侍中中書尚書三省起於何時侍中漢時置多是侍衛人主或執唾壺虎子之屬行幸則從參錯於宦官之間其初職甚微緣日與人主相親故浸以用事而權日重尚書只是管閑拆羣臣書奏又云宰相如州府之都吏尚書如開拆司管進呈文字凡四方奏狀皆由之以達其初亦甚微只是如今之尚食尚衣尚輦尚藥之類亦緣居中用事所以權日重漢武帝遊宴內廷以外廷遠故置中尚書以宦者為之久與人主親

押故其權愈重後來洪恭石顯皆以中尚書居中用事而擅權也及光武即位政事不任三公而歸臺閣即尚書閣即禁中也三公皆擁虚器凡天下事盡入中尚書行下三公或又不經由三公徑行下九卿而三公之權反不如九卿矣所以漢世宦者弄權用事曹操開魏王府未敢即擬朝廷置中書遂置秘書監及簒漢遂置中書監所以荀勉由中書遷尚書監人賀之勉曰奪我鳳凰池諸君何賀邪蓋尚書又不如中書之居中用事

親密也問侍中是時為何官曰黄門監即今之門下省也左右散騎常侍皆黄門監之屬也問省字何義曰省即禁也以前謂之禁避魏元后父諱遂為省猶今言省中禁中也書說

唐及宋朝體統分合唐初每事先經由中書省中書做定將上得旨再下中書中書付門下或有未當則門下駁又上中書中書又將上得旨再下中書中書又下門下若事可行門下即下尚書省尚書省但主書填奉

行而已故中書之權獨重宋朝亦最重中書蓋以造命可否進退皆由之也門下雖有繳駁依舊經由中書故中書權獨重及神宗皇帝倣唐六典三省皆依此制而事多稽滯故渡江以來執政事皆歸一獨諸司吏曹二十四曹依舊分頭各屬三省吏人自分所屬而其上之綱領則不分也舊時三省事各自由不相侵越不相聞知中書自理會中書事尚書自理會尚書事門下自理會門下事如有除授則宰執同共議定當筆宰執判過下

中書吏人做上去再下中書中書下門下門下下尚書尚書行給舍繳駁猶州郡行下事須幕職官僉押如有不是得以論執中書行下門下皆用門下省官屬僉押事有未當則官屬得以執奏文公語錄

宰相

在公進賢退不肖之心宰相只是一箇進賢退不肖若著一毫私心便不得前輩嘗言做宰相只要辨一片心辨一雙眼心公則能進賢退不肖眼明則能識得賢不肖

此兩言說盡做宰相之道只怕其所好者未必真賢其所惡者未必真不肖耳同上

今日只用牢籠之術今之為相者朝夕疲精神於應接書問之間更何暇理會國事世俗之論遂以此為相業然只是牢籠人住在那裏今日一見明日一請或住半年周歲或住數月必不得已而後與之其人亦以為宰相之顧我厚令我得好差遣而去賢愚同滯舉世以為當然有一人焉畧欲分別善惡杜絶干請分諸門於部

中巳得以免應接之煩稍留心國事則人爭非之矣同上

天官統六卿之職周之天官統六卿之職亦是提起大綱至其他卿則一人理一事然天官之職至於閽寺宮嬪之大魚鹽之屬無不領之同上

天官之職非大其心者不能為天官之職是總五官者若其心不大如何包得許多事且冢宰內自王之飲食衣服外至五官庶事自大至小自本至末千頭萬緒若

不是大其心者區處應副事到面前便且區處不下況於先事措置思患預防是省多少精神所以記得此復忘彼同上

人主之職在論相人主以論相為職宰相以正君為職二者各得其職然後體統正朝廷尊天下之政必出於一而無多門之弊苟當論相者求其適已而不求其正已取其可愛而不取其可畏則人主失其職矣當正君者不以獻可替否為事而以趨和承

意為能不以經世宰物為心而以容身固寵為術則宰相失其職矣二者交失其職是以體統不正綱紀不立而左右近習皆得以竊弄威權賣官鬻獄使政體日亂國勢日卑雖有非常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上恬下熙亦莫知以為慮者

光宗朝乙酉擬上封事　文公

宰相天下之紀綱一家則有一家之紀綱一國則有一國之紀綱若乃鄉總於縣縣總於州州總於諸路諸路總於臺省臺省總於宰相而宰相兼統衆職以與天子

相可否而出政令此則天下之綱紀也

輔相當選剛明正直之人選任大臣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非有他也直以一念之間未能撤其私邪之蔽而燕好之私便嬖之沠不能盡由法度若得剛明公正之人以為輔相則恐有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論之際常先挑摃此等寘之度外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

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非天下第一流矣

大臣慮四方客有為固始尉言淮甸無備甚先生曰大臣慮四方若位居宰相也須慮周四方始得如今宰相思量得一邊便全然掉去那邊如人為一家之長一家上下也須常常都繫拴在自家心下始得文公

宰相擇長官長官擇具僚方今朝廷只消置二相三參

政兼六曹如吏兼禮户兼工兵兼刑樞密可罷如此則事易達又如宰相擇長官長官却擇具寮今銓曹注擬小官繁劇而又不能擇賢便每道則令監司差除亦好每道仍只用一箇監司同上

今日立對之非古者三公坐而論道方可仔細說得如今莫說教宰執坐然奏對之時頃刻即退所有文字懐於袖間只說得幾句便將文字對上宣讀過那得仔細指點且說無坐位也須有箇桌子合開展在上指書利

害上亦知得仔細看如今頃刻便退君臣如何得同心理會事同上

當以進賢退奸為職夫杜門自守孤立無朋者此一介之行也延納賢能黜退奸險合天下之人以濟天下之事者宰相之職也奚必以無黨者為是而有黨者為非哉文公與留丞相書

廣資天下之才今者進位於輔相之列則所資於天下之才者益衆而所進退於天下之才者益重若但以前

日進退官屬者取之恐天下之士所以望於明公者有未厭也同上

正心以正君願深考聖賢所傳之正非孔子子思孟程之書不列於前晨覽夜觀窮其旨趣而反諸身以求天理之所在既以自正其心而推之以正君心又推而見於言語政事之間以正天下之心則明公之功名德業且將與三代王佐比隆而近世所謂名相者其規模蓋不足道文公與汪尚書

正已以正人廣引人才勤政巳開使凡政事之出於我者無一疵之可指則上以正君下以正人將無所求而不得如其不然則事之小不正者積之之多亦足以害吾之大正使至大至剛之氣日有所屈於中而德望威名日有所損於外是則且將見正於人之不暇尚何望其能有正君定國之功哉 文公答梁丞相書

勤勞以輔政況今祖宗之讎恥未報文武之境土未復主上憂勞惕厲未嘗一日忘北向之志而民貧兵怨

中外空虛綱紀陵夷風俗敗壞政使風調雨節時和歲豐尚不可謂之無事況其饑饉狼狽至於如此爲大臣者乃不愛惜分陰勤勞庶務如周公之坐以待旦如武侯之經事綜物以成上意之所欲爲者顧欲從容偃仰玩歲愒日以僥倖目前之無事殊不知如此不已禍本日深

文公上宰相書

盡公以斷事於天下之事有可否則斷以公道而勿牽於內顧偏聽之私於天下之議論有從違則開以誠心

而勿誤以陽開陰闔之計則庶乎徳業盛大表裏光明中外遠邇心大誠服文公與留丞相書

當有度量心術有度量則宜有以容議論之異同有心術則宜有以辨人才之邪正欲成天下之務則必從善去惡進賢退奸然後可以有濟文公荅周益公書

相天下者猶梓人梓人委羣才會衆工左執引右執杖而中處焉彼斧者奔而右鋸者趍而左斤者聽刀者削其不勝任者退之大厦既成則書其姓字凡執用之

工不在列亦猶相天下者條其紀綱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能者進之不能者退之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其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 柳文

為相規模陳平之所以宰社者宰天下也曹參之所以相齊者相天下也 鄭季漢論

宰相職在任人用一人當天下受其福否則或受其禍

用一人當天下合而譽之否則共指而嫉之用一人否與當未可知也相與語曰某由於其所嫉也一人焉顯拔於上或曰某之才無以異於我也何以先我而甄用乎一人焉失職於下或曰某之才過人如此遠慮是也何獨沉落不遇乎舉天下禍福慘舒毁譽恩怨之端一歸之相萬貨之低昂不同價而相為之權衡萬口之鹹酸不同嗜而相為之劑量萬形之妍醜不同狀而相為之氷鑑也此固徇權喜勢之所貪而愛天下者之所

深思極慮而不可易也　鄭湜

得人才不若得一相夫得百騏驥不若得一伯樂得百太阿不若得一甌冶百騏驥有時而瘏劣百太阿有時而毀缺若伯樂甌冶存則舉天下之良馬良劍何求而不得哉房魏二公太宗之伯樂甌冶也當文皇時天下賢士大夫一才一能畢登於朝亦由二公啓沃薦引於上而任用之所以能稱其職而世之談良相者止曰房杜而不言房魏者何哉房喬起於佐命平定天下輔成

太平二十餘年百度修舉其功固大矣如晦與房喬與掌朝政其功不及房矣魏公得用知無不為政事小大罔有不論正觀太平之功魏公之功最居多而言者不曰房魏而曰房杜者當太宗即位之初房杜執政天下喜見太平之功及天下已久天下之人酣樂太宗之德化而功不復歸於臣下是庖人調鼎而不可食之時也故世不曰房魏焉然迹其行事考其實效魏公才智在杜之上而規模顯於房故曰房魏二公太宗之伯樂甌

治也　唐史發潜

宰相所以平天下伊尹之相湯曰阿衡周公之相周曰太宰衡者所以權萬物之輕重而歸於平宰者所以制百藥之多寡而適於和惟其和平而已　秦少游

宰相當擇之精任之久昔者三代之相伊尹傅說周公之徒皆終身而不易蕭何相漢以終身為未足使擇其自代者故海内以安是以知宰相之任擇之不可不精任之不可不久也　詹叔义論

政權不可不在宰相政權不可一日不在朝廷不在朝廷則在臺閣不在臺閣則在宮闈在朝廷則治在臺閣則亂在宮闈則亡國家之興亡治亂皆本諸此田蚡招秩賔客薦進人才起家至二千石在當時固不免専權之失使武帝以蚡所用多非其人則選擇一相委任責成亦奚不可奈何帝不能自欲攬威福之柄歸之一已然聰明有所不逮則耳目必有所寄故置加官及尚書之屬自此宰相之權愈輕矣 陳季雅

宰相當公心用賢崔祐甫舉吏無閒親舊不亦賢乎然一人之親舊有限而天下之才無窮宰相之職朝夕為天下求才焉考民謠聽士論瑩心鑑以待之則四海九州皆吾兄弟也又何拘親戚而始悉其才行耶石唐發揮

大臣以身主天下之議昔慶歷初閒仁祖厭西師之久民罷用憊思正百度以修太平是時罷磨勘以別能否減任子以除濫官易監司以澄汰羣吏者以范文正公主之耳熙寧初神宗以大有為之志欲理財治兵強中

國以威四夷是時制置條例更張法度一新當世之務以荆公主之爾元祐初宣仁知百姓困於新法之不便欲復祖宗之制以與天下休息是時黠聚斂深刻之吏力引元老以洗除新法以温公主之爾范公屢嘗習方興之際而欲塞小人僥倖之路力如此其難也荆公當衆君子交攻力争之際而獨持牓紹述之論以譏其後變如此其難測也然范公慨然獨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為已任荆公自謂人臣不當避天下

之怨使怨皆歸已然後為盡忠於國溫公急於救患難以國事未有所付為急雖荆公用心過差戾世述道不可班二公要之皆不以得喪毀譽死生一動其心然後能以其身任天下之責力主其議而無所畏避也鄭湜

僕射中書尚書名義禮曰僕人師扶左射人師扶右即周官太僕之職君薨以是舉僕射之名蓋起於此以其朝夕親近人主後世承誤輒失其真遂以為宰相之號如侍中中書令尚書令亦是如此侍中秦官漢因之多

是侍衛人主行則參錯於宦官之間其初猶以儒者為之如武帝時孔安國為侍中嘗掌唾壺是也以其日與人主相親故侵以用事尚書是掌羣臣書奏如州郡開拆司管進呈文字凡四方章奏皆由之以達其初亦甚微只如尚衣尚食尚輦尚藥之類亦縁居中用事所以權重中書因漢武帝遊宴後庭去外庭遠始用宦者典事謂之中書謁者置令僕射尤與人主親狎故其權愈重元帝時洪恭為令石顯為僕射嘗權傾内外及光武

即位政事不任三公而盡歸臺閣三公皆擁虛器凡天下之事盡入於中書凡見後漢羣臣章奏首云臣某奏言尚書猶今言上書殿下陛下之類雖是不敢指斥而言亦足以見其居要地而秉重權矣當時事無巨細皆是尚書行下三公或不經由三公徑下九卿故在東漢時不惟尚書之權重九卿之權亦重者此也曹操開魏王府未敢即倣朝廷建官但置祕書令篡漢之後始改為中書監以其素承寵任故荀勉自中書遷尚書監人

賀之勉曰奪我鳳凰池諸君何賀耶西漢時中書之權重東漢時尚書之職重至此則中書之權復重而尚書之權漸輕矣文公語録

百揆朝官之長周官言內有百揆四嶽則百揆是朝廷官之長四嶽乃管領十二牧者也四嶽通九官十二牧為二十有二人則四嶽為一人矣同上

古今兼官之制禹以司空宅百揆猶周以六卿兼三公今以戶部侍郎平章事同上

虞周皆是兼官問禹自司空宅百揆曰是以司空宅百揆如周之六卿兼三公也舜之言曰汝平水土是說司空事惟時懋哉是說百揆事同上

宋朝官制沿革之因舊制門下省有侍中有門下侍郎中書省有中書令中書侍郎改官制神宗除去侍中中書令只置門下中書侍郎後併尚書左右丞門下中書侍郎四員為參政官或云始者昭文館大學士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富鄭公等為之後改為左右僕射則

蔡京王黼首居是選及改為左右丞相則某人等為之名愈正而人愈不逮前亦何預名事曰只是實不正使名既正而實亦正豈不尤佳又曰人言王安石以正名之說立致禍亂且正名是孔子之言如何便道王安石說得不是使其名果正豈不更佳同上

執政

執政偏私之過蔡元道所為祖宗官制舊典他只懲創後來之禍皆歸咎祖宗不合輕改官制遂事事以祖宗

官制為是便說此是百王不可易之大典殊不知後來所以放行踰越任用小人自是執法者偏私何關改官制事如武臣諸節度副總管諸使所以恩禮隆異俸給優厚者蓋太祖初奪諸鎮兵權恐其謀叛故置諸節度使隆恩異數極其優厚以收其心而杜其異志及太宗真宗以後則此輩或已老死又無兵權後來除授者自可殺其禮數減其俸給降其事權而猶襲一時權宜苟且之制為子孫不可易之常典豈不過哉然祖宗時放

行極艱其選不過一二人二三人後来小人用事凡宰相除罷及武臣寵倖宦者之徒無不得之實法制不善有以啓之耳及經變故乃追咎輕越祖宗法度之過殊不知此既開其可入之塗彼孰不為可入之塗以求合乎 文公語録

樞密使

宋朝因仍五代舊制檢校開府以上便得文官文臣為樞密使樞密直學士者蔭子反得武官如富鄭公家子

弟有為武官者是也五代以武官為樞密使武臣或不識字故置樞密直學士令文臣為以輔之故奏子皆得武臣宋朝因而不廢文公語録

有掌兵名無發兵實宋朝祖宗積累之深無意外倉卒之變惟無意外之變所以都不為意外之防且如而今樞密號為典兵倉卒之際要得一馬使也没討處今樞密要發兵須用去御前畫旨下殿前司然後可發若有緊急事變如何待得許多節次漢三公都帶司及將

軍所以倉卒之際使出得主立得事扶得傾危今幸然無意外之變若或有之樞密且倉卒下手未得同上

今無寇忠愍高武烈之倫任國政者不聞有寇忠愍之謀典宿衛者不聞有高武烈之請使將軍惰心三軍解體敵騎横突深入兩淮兵少而敵益強事急而糧已匱於戒嚴未及兩月而募兵科借之禍已萌矣文公與黄樞密書

侍從

從班賢否雜用之弊從班之中賢否猶雜至有終歲緘默不聞一言以裨聖聽者顧亦隨羣逐隊排連攢補其傑黠者乃敢造為飛語立横議於臣前所陳者而宰相畏其兇焰反撓公議而從之臺諫亦不敢聞於陛下以請其罪葢其為患日久矣孝宗朝戊申封事　文公

朝廷輕任之失夫以至庸之材當至輕之任雖名為大臣而其實不過供給唯諾奉行文書以求不任事安坐資給如吏卒之為而已求其有以輔聖德裨聖政而振

紀綱不待智者而知其必不能也下此一等則惟有作奸欺植黨與納貨賂以濁亂陛下之朝廷耳盖自其為臺諫為侍從而其選任如此其後又擇其尤碌碌者而登用之亦無怪乎常不得天下之賢材而屬任之也同前

當遴選醇儒國家設官分職以熈庶事其遷進之序選用之方雖甚細微莫不有法而況次對之官班通禁近其自内而除者猶有歲月之限在外而擢者必以勞効

而陛從昔以來未嘗輕授至於經帷則又仰關帝學在今初政尤所當先必得醇儒使任其職然後有以發揮道要感格君心大明謹始之規以為出治之本尤不可以不遴其選也寧宗朝辭免奏狀　文公

給舍

後省封駁之職納言之官如漢侍中今給事中朝廷誥令先過後省可以封駁文公語録

給事中給事外給事宋初置時蓋欲其在內給事或差

除有不當用捨有不是便要在上面安頓了不欲其宣受於外今則不然或有除授小報纔出應遠近皆知給舍方繳駁乃是給事外也同上

公議所在君雖以制命為職然必謀之大臣參之給舍使之僉議以求公議之所在然後揚于王庭明出命令而施行之孝宗朝戊申封事　文公

宰相選士為給諫宰相得以盡其獻可替否之志而行其經世宰物之公而又公選天下直諒敢言之士便為臺

諫給舍以參其議論使吾腹心耳目之寄常在於賢士大夫而不在於羣小陟罰臧否之柄常在於廊廟而不出於私門如此而主威不立國勢不強綱維不舉刑政不清民力不裕軍政不修者臣不信也光宗時己酉封事　文公

臺諫

當用天下第一流今則所謂負剛大之氣者且先一筆勾斷秤停得到第四五等人氣宇厭厭布列臺諫如何

得事成故某向謂姓名未出而内外已知其為非天下第一等流矣文公語録

言事當勇蕭蕭畧卿初除御史虞丞相意也人或賀之蕭喟然曰彼見吾憒憒然我不能言而以是處我也其輕我甚矣不數日首論其黨遂并攻之論者服其勇云文公與張元善書

宰相當主言責前年逐二諫官去年逐一御史近聞又逐一諫官矣上下不交而天下將至於無邦丞相不此

之慮而慮士大夫之為黨其亦誤矣文公與留丞相書

出諫臣非美事忠士大夫以言見逐非國家美事深使幽隱之賢難自進耳文公答林友之

臺諫緘默之過其有初自小官擢為臺諫三四年間超和承意不能建明一事則年除歲遷至極其選孝宗朝戊申封事　文公

是非不敢言蓋事理只有一箇是非今朝廷之上不敢辨別這是非如宰相固不欲逆上意亦不欲忤宰相意

今聚天下之不敢言是非者在朝廷又擇其不敢言人甚者爲臺諫習以成風如何做得文公語錄

漢唐臺諫抗直漢唐時御史彈劾人多抗聲直數其罪於殿上又如要劾某人先榜於門下直指其名不許入朝這須是如此如今要說一事要去一人千委萬曲多方爲計而後敢說說且不盡同上

諫身過不若諫心過諫君過臣子之下策也夫自古聖主明王曷嘗不倚諫臣以拂其過今乃以諫過爲臣

子之下策無乃鉗忠臣之口結義士之舌使上之人飾
非而拒諫歟曰非也過固人主之不免諫亦人臣之當
為然遏水於滔天之後孰若遏之於涓涓之始撲火於
燎原之時孰若撲之於熒熒之初後之諫臣能諫人主
之身過而不能諫人主之心過夫身過之過白心過之
過微自其微而砭之則易及其白而藥之則難準蔓之
吁咈伊傅之警戒未嘗俟其君之過昭灼于外而後言
也芽蘖之萌固以勦而絕之矣而人有德義以澆其怮禮

法以繩其外是以無汙輪之勞無牽裾之諍無折檻之呼而人主之過巳潛消於冥冥之中矣後世之君固有志於唐虞三代之君然知正君之身而不知正君之心知淑君之政而不知淑君之德是以制誥之差賞罰之謬刑法之酷暴于中外然後紛紛紜紜爭以頰舌白簡之彈至于數十章皂囊之上至于數千言吁亦晚矣

陳同父

諫臣抑宰相陽城欲壞白麻而德宗不相裴延齡李甘

欲裂詔書而文宗不相鄭注誠齋

諫臣當在左右天子所尊而聽者宰相也然接之有時不得數日久矣唯諫臣隨宰相入奏事奏已宰相退歸中書蓋常然矣至於諫官出入言動常朝綴取早暮相親未聞所當退也如此則事之得失早思之不待暮以言可也暮思之不待越宿而以言可也不諭則極辨之可也屢進陳之宜莫若此之詳且實也雖有邪人庸人莫得而一焉今諫官之見亦有間矣其不能朝夕上下

人亦明矣禁中之與居婦子而已矣推是則寺人而已耳庸者邪者而已其於冥冥之間議論之際豈不易行其間哉如此則吾見今日兩府諫官之危而未見國家天下之安也曾南豐

御史責人亦當自責責人非難責已為難御史責人者也將相大臣非其人百官有司失其職天下之有敗法亂紀服讒蒐慝者御史皆得以責之然則御史獨無責乎哉居其位有所不知知之有所不言言之有所不行

行之而君子病焉小人幸也此御史之責也御史雖不自責天下得以責之惟其不難於責已則施於責人能稱其任矣曾肇

御史君有佚豫失德悖亂亡道荒政咈諫廢忠慢賢御史府得以諫責之相有依違順旨蔽上罔下貪寵忘諫專福作威御史府得以糾繩之將有兇悍不順恃武肆害玩兵棄戰暴刑毒民御史府得以彈劾之君至尊也相與將至貴也且得諫責糾劾之餘可知也石守道

一臺之重夫骨鯁介特蹇諤自立讜言直氣不畏強豪者之為御史故一臺之望足以儀四方也一臺之威足以繩百僚也一臺之屬足以振萬事也一臺之貴足以重朝廷也故國家有大蠹可得而去也郡國有大好可得而接也天下之大利害生民之大休戚百官之大廢置群吏之黜陟皆得督視而劾聞焉

重臺諫古人設官必重臺諫之權者非重臺諫也重臺諫所以重朝廷也在漢光武時與百官絕席而當時號

獨坐者在唐憲宗時有使百官避道而當時號為龍街者夫入也而使百官絶席出也而使百官避道是果何意哉豈非重其權所以使人有畏耶蕪總龜

臺諫權輕人無畏心今日之所恃以折天下奸雄之心者亦固有在然不可以輕其權而使人無畏心人而至於無所畏則亦何所不至夫朝廷欲自便而以臺諫為長員官吏無所憚而以臺諫為文具則亦何以臺諫為哉蓋古者譏訶之權在臺諫而後世進退臺諫之權在

權貴夫人之所望扳援而進者固奔走之不暇惟所欲
言則借臺諫之重以言之惟所欲去則假臺諫之權以
去之事有關於權貴者甘為立仗馬而已至於今日而
一章明日而一疏不過以細謹責天下之士以薄刻恐
天下之吏閨門之細故鄉黨之微累煩桼瑣屑徒厭人
聽夫是以所言皆權貴之所指所去皆權貴之所忌昔
先朝有為臺官者上謂之曰朕不欲臺諫奉行宰相風
旨則對曰臣非惟不欲奉行宰相風旨亦不欲奉行陛下

風旨壯哉斯言臺諫皆若而人也則臺綱之不振無是理也同上

侍臣諫臣頁紫荷槖夾玉皇香案以備清問之顧問者天子之侍臣也簪獬豸冠攖萬乘龍鱗以張天下之膽目者天子之諫臣也朝廷清明公道振立則一政事之得失不獨諫臣能言之而侍臣亦能言之一用舍之當否不獨諫官能規之而侍臣亦皆規之同上

監司守令

監司不可過為寬厚今為一路之州縣不知其幾為州縣之官吏不知其幾州則守也倅也下於此則曹掾也縣則令也丞也下於此則簿尉也天下之人不能皆無能皆不肖某人何人也仁可以治民也才可以辨事也廉可以率俗也吾舉之吾君用之夫嗚乎而不勸某人何人也貪汙也闒茸也裒歛以奉上位也奸巧以媚要勢也吾按之吾君殛之夫烏乎而不警一言而人以為勸一言而人以為警夫是以無負於風采之寄今且不然

所舉之人某為親舊也某為權勢也一歲之出按者凡幾州縣之所歴者凡幾以謏不可校之簿書與夫不切之訟諜紛乎其前彼其心雖知其吏之不法而當按則曰某人某之子弟也某人某之親故也某人某之所嘗屬託也吾何忍按焉人且從而稱之曰是寛厚長者之為監司者也夫寛厚長者固士大夫之美名而為天子風采之任則亦何用乎此同上

遠地之守當擇廣南之地去京師尤遠瘴癘蟲毒種種

䄶惡內地之人南𢌿越嶺不啻斥逐必罪戾孱庸不得已而後膺其選而又地產珍奇掌握之物足富數世疆域曠邈按察稀臨宮闕萬里赴訴莫及則無聊汨没之人何憚而不為賄乎歴晝交廣之間民獠多叛職由此也賈父来晚之歌尹来殺我之誚人情大可見矣選任守臣可不戒哉 吴闕

善政所感政之善惡有感於物者亦有感於人者蝗避中牟鳯集潁川九江得人而去猛虎潮陽得人而去鰐

魚善政感物者也米以王渙而通粟以李峴而賤有李
勉則夷舶来有薛公則魚鹽至善政感人者也
二千石善政吾聞風行於上而水波此天下之至文仁
形於心而民服此天下之善化豈可以多為令而病民
慢自設於險而病民詐也九轉丹砂點鐵成金兩漢循
吏鑄頑成仁我簡易則民肅我平易則民親今使高安
之農養生於桁楊之外珥筆於教訟者傳問孝之章
婺耳鎖亢者深春耕之耒賣私鬬之刀劾以為牛羞淫

祠之樽俎以養親雖承平百年雨露滲漉非二千石所以教人者乎黃山谷

善政即為漢之循吏夫猛而不害善良寬而不長奸宄雖兩漢循吏不過如此萍鄉邑里之間鴟梟且為鳳凰稂莠皆化為嘉穀矣同上

守令不任事夫食人之食者任人之責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朝廷以十萬户付之一守以百里地委之一令元元之休戚繫焉一時之豐耗繫焉不知懼此而寅

緣為奸亦勿思之甚且設官置吏本以為民今也為民父母而反有以蠹民民何所望耶然士方未仕之時冀得寸禄以有為迨夫歲月之積家温食飽則平日志願一皆汩没吁可歎哉 巖谷

吏為民之乳收歲當旱歎君情嗸嗸綏靜撫摩尚虞多事倘貪吏復從而蹙削之是子方啼饑而乳之置者復奪其食牛方奔喘而牧之悍者復疾其鞭則其轉就羸殘而激成搏觸其勢所必至焉耳人君保民均於保子

愛民甚於愛牛而為之乳與牧者實寄諸吏
良吏貪吏良吏出為德星則雖齊歲方艱而民懷父母
之戀貪政肆為碩鼠則雖麹麥可食而民興逝去之思
贓吏贓吏者人心之巨蠹也芟其根而毋使之蔓伐其
枝而毋使之萌布滿郡縣者皆羔羊素絲之節牧養生
民者無苛政猛虎之嫌
官吏之弊然以風霜之評議者未必畏朝夕之誅求者
每自若貪婪狼狽疾險鷙猛　肆貪暴之毒長告

許之風以詞訟為興利之門以獄犴為論財之府 快意於常刑之外横取于經賦之餘以慈祥愷悌為姑息以刻剥慘毒為整辦議論習尚日趍於薄似非清明聖時所宜有也

羣書考索别集卷十八

羣書考索别集卷十九　　宋　章如愚　撰

士門

科舉

古者教民而賔興蓋先王之世教民以徳行道義而賔興之故士能謹其言行則有得禄之道然聖人之意則以為君子亦修其在我者而已其得與不得非所計也故曰禄在其中豈真教之以是而求禄哉嗚呼三代之

時先王之法行於上者既如彼聖人之教行於下者又如此是雖欲人材之不成風俗之不厚蓋亦不可得已正使士之不賢者或不免於外慕有司之不明者或不足以得人然其所以相求者蓋猶出於修身謹行之意一得其人則其法固萬世不易之良法也語或問

科舉始於隋唐隋煬帝始置科舉之法彼惟豪傑特起而一天下之難也故以科舉銷天下英雄之氣唐興革隋之弊獨此不改然猶有辟舉法故唐之人物亦有可

稱也

後世專以詞藝取人後世專以詞藝取人而不考其言行之素使士以賢者猶不免急於彼而緩於此有司之良者每恨無以必得行誼才業之人而其不賢且良者則固皆以為當然而不之怪也然則人才風俗之所成就又安得不愧於古上之人亦何重於此而不之革哉

語或問

科舉奪人本心科舉累人不淺人多為此所奪但有父

母在仰事俯育不得不資於此故不可不勉爾其實甚奪人志文公語録

不可使科舉之心勝士人先要分别科舉與讀書孰輕孰重若讀書上有七分志科舉上有三分猶可若科舉七分讀書三分將來必被他勝却況此志全是科舉所以到老全使不着蓋不關為已也聖人教人只是為已同上

當先變經論策之式今科舉之弊極矣如鄉舉里選之

法此是第一義今不能行只就科舉法中區處且變著如今經義格子使天下士子各通五經大義一舉試春秋一舉試二禮一舉試易詩書禁懷挾出題目使寫出注疏與諸家之說而斷以已意策論則試以時務如禮樂兵刑之屬如此亦不為無益欲格奔競之弊則均諸州之解額稍損太學之額太學則罷月書季攷之法皆限之以省試獨取經明行修之人如此亦庶幾矣同上

當專以經學取人常欲作一科舉法今之詩賦實為無

用經義則未離於說經但變其虛浮之格如近古義直
述大意遂立科取人以易詩書為一類二禮為一類春
秋三傳為一類如子年以易詩書取人則以前三年舉
天下皆理會此三經夘年以二禮取人則以前三年舉
天下皆理會此二經午年以春秋三傳取人則以前三
年舉天下皆理會此春秋三傳如易詩書稍易理會故
先用此一類取人如是周而復始其每舉所出策論皆
有定所如某書出論某書出策如天文地理樂律之類

皆指定令學習而用以為題同上

今日立法之弊今日學校科舉不成法上之人分明以盜賊遇士士亦分明以盜賊自處鼓譟作鬧以相迫脇非盜賊而何欲治之無他只是嚴挾書傳義之禁不許繼燭少間自沙汰一半不是秀才底自不敢來雖無沙汰之名而有其實同前

古者士有定志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於鄉黨而奪於國都教之以德行道義而興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

居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外慕早夜孜孜惟懼德業之不修而不憂爵禄之未至夫子所謂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孟子所謂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葢謂此也

學校貢舉私議

古今取士之殊夫古之人教民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其法備而意深矣今之為法不然其教之之詳取之之審反覆澄汰至于再三而其具不越乎無用之空言而已深求其意雖或亦將有頼於其用然彼知但

為無用之空言而便足以要吾之爵禄則又何暇復思吾之所以取彼者其意為何如哉文公建昌軍進士題名集

歷代選舉之法若舜之命司徒以敷五教命典樂以教冑子皆此意也至於成周而法始大備故其人材之盛風俗之美後世莫能及之漢室之初尚有遺法其選舉之目必以敬長上順鄉里肅政教出入不悖所聞為稱首魏晉以來雖不及古然其九品中正之法猶為近之

及至隋唐遂專以文詞取士而尚德之舉不復見矣積至於今流弊已極其勢不可以不忘文公貢舉學校私議

宋朝始專以文藝官材取士之法三代尚矣漢魏以來至於晉唐郡國選舉公府辟召其法不同然上之所取乎下者其路博故下之所學以待問者亦各有所以而不專於文藝之一長也至宋朝始專以進士入官雖間設科目如所謂賢良方正博學宏詞者然不亦過文藝

而已夫文者士之末其在君子小人無常分士或懷負道德而不能此與雖能而恥不屑就者國家安得而用之耶文公策問

國朝取士非古法國朝官材取士之法進士而已雖間設科目如所謂賢良方正博學宏詞者特以疑文隱義困於所不知如此則賢且良矣至於博學宏詞自命而試於禮部者則又可笑蓋遲明羸飯揭篋而坐於省門以竢漏啓鑰而入視所命題退發篋搜之則其中

古今事目次輯鱗比而亦有成章矣其平居講學專乎此甚者至於不復讀書也進士之得人已踈閭矣而所設二科者又如此然則士有懐負道藝以陸沉乎下者其勢必恥乎此而亦庸有不能者國家安得而用之耶同上

鄉舉太學監漕之弊今之為法不然雖有鄉里而其取人之額不均又設太學利誘之一塗監試漕試附試詐冒之捷徑以啓其奔趍流浪之意其所以教者既不本於德行之實而所謂藝者又皆無用之空言至於甚弊

則其所謂空言者又皆怪妄無稽而適足以敗壞學者之心志是以人材日衰風俗日薄文公學校貢舉私議

當更諸科之制欲乘時改制以漸復先王之制而善今日之俗則必如明道先生熙寧之議然後可以大正其本而盡革其末流之弊如曰未暇則莫若且均諸州之解額以定其志立德行之科以厚其本罷去詞賦而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以齊其業又使治經者必守家法命題者必依章句答義者必通經貫史條舉衆說而

斷以己意學校則遴選實有道德之人使專為道以來實學之士裁減解額繆濫之恩以塞利誘之塗至於制科詞科武舉之屬亦皆究其利病而頗更其制則有定志而無奔競之風有實行而無空言之弊有實學而無不可用之材矣同上

當立德行之科所以必立德行之科者德行之於人大矣然其實則皆人性所固有人道所當為以其得之於心故謂之德以其行之於身故謂之行非固有所作為

增益而欲為觀德之美也士誠知用力於此則不惟可以修身而推之可以治人又可以及夫天下之國家文公學校貢舉私議

當反不安以就吾安或以不安科舉之業請教荅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二者不能兩立知其所不安則反其所不安以就吾安爾聖人千言萬語只是教人做人而已前日科舉之習蓋未嘗不談孝悌忠信但用之非爾吾舉而反之於身見於日用則安矣文公語錄

不可為學業奪志問科舉之業曰程先生有言不可恐妨功惟恐奪志若一月之間十日事舉業亦有二十日修學若被他移了志則更無醫處矣同上

不可以得失為心舉業亦不害為學前輩何常不應舉只緣令人把心不定所以有害纔以得失為心理會文字意思都別了同上

不可以新奇立意近日讀書人少也緣科舉時文之弊纔把書讀便生立意要討新奇都不理會本意著實同上

時文繫教化風俗向來做時文只粗疏恁地直說去意思自周足且是有氣骨近日時文屈曲纖巧少刻墮在裏面只見意思都衰塌也是教化衰風俗壞到這裏

同上

時文闗世變消長因說科舉所取文字多是輕浮不明白著實因嘆息云最可憂者不是說文字不好這是大闗世變東晉之末其文一切含胡是非都沒理會同上

時文日趍巧弱時文日趨於弱日趨於小巧將士人這

些志氣都消削得盡 同上

所說無預於所行專做時文底人說底都是聖賢話說且如說廉他且會說得好說義他也會說得好待做處只是不廉只是不義緣他將許多話只是就紙上說廉是題目上合說廉義是題目上合說義都不關自家身己事讀書纔說要做文字使此心便錯了如時文也不出聖賢許多說話翻然出来且如到說忠信處他也會說做好只是與自身全不相干 同上

今日出題目暗僻之弊今人都務出暗僻難曉底題目以乘人之所不知却如何教他不杜撰同上

舉業之學非古今之世父所以詔其子兄所以勉其弟師所以教其弟子弟子之所以學舍科舉之業則無為也使古人之學止於如此則凡可以得志於科舉斯已爾所以孜孜焉愛日不倦以至乎死而後已者果何為而然哉今之士唯不知此以為苟足以應有司之求矣則無事乎汲汲為也是以至于惰游而不知反

終身不能有志於學而君子以為非士之罪也使教素明於上而學素講于下則士者固將有以用其力而豈有不勉之患哉文公同安縣諭學文

空虚無實之名自父母所以教其子弟固已使之假手程文以欺罔有司矣新學小生自為兒童時習見其父兄之誨如此因恬不以為愧而安受其空虚無實之名内有傲其父兄外有驕其閭里終身不知自力以至卒就小人之歸者未必不由此也文公補試榜諭

穿鑿新奇之病科舉文字固不可廢然近年翻弄得鬼恠百出都無誠實正當意思一味穿穴旁支曲徑以為新奇最是永嘉浮偽纖巧不美尤甚而後生輩多宗師之此是今日莫大之弊向來知舉輩盖知惡之而不知識其病之所在顧反抉摘一字一句以為瑕疵使人嗤笑今欲革之莫若取三十年前渾厚純正明白俊偉之文誦以為法此亦正人心作士氣之一事也　文公答陳膚仲

馳騖纂組之工鄉里晩學見聞卑淺不過溺心於科舉程試之習其秀異者又頗騖乎文字纂組之工而不克專其業於聖門也是以儒風雖甚而美俗未純父子兄弟之閒其不能無愧於古者多矣文公中庸集解

棄本逐末之害所諭學者之害莫大於時文此亦救弊之言然論其極則古文之與時文其使學者棄本逐末之害等爾但此等物如淫聲美色不敢一識其趣便使人不能忘政當以為通人之蔽不當以是為當務而切

切留意也_{文公答南軒}

前賢無怵迫之累科舉之習前賢所不免但循理安命不追時好則心地恬愉自無怵迫之累文公答嚴居厚

經義

違經背義之失今之為經義者全不顧經文務自立說敢為新奇詭異之論方試官命此題固已欲其立奇說矣又其所出題目定不依經文都是斷章牽合是甚義理三十年前人猶不敢如此只因一番省試出上天之

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三句後遂成例當時人甚駮之今遂以為常矣遂使後生輩違背經旨爭為新奇迎合主司之意長浮競薄終將若何可慮可慮王介甫三經義固非聖人意然猶使學者知所統壹不過專念本經及看注觧而以其本注之說為文辭主司考其工拙而定去留耳豈若今之違經背義恣為竒說而無所底止哉今之為經義者又不若為詞賦詞賦不過工於對偶不敢如治經者之亂說也文公語錄

體貼而無義理今世以文取士如義若依經旨去說道理尚得今卻只是體貼就兩三句題目上說去全無義理如策若是著實論時務也尚得今卻是虛說說得好底刻地不得 同上

治經而不明於經州縣秀才與太學秀才治周禮者不曾理會得周禮治禮記者不曾理會得禮記治周易者不曾理會得周易以至春秋時都恁地國家何賴焉 同上

春秋侮聖人之言包顯道言科舉之弊先生曰如他經尚是就文義上說最是春秋不成說話多是去求言外之意某謂此皆是侮聖人之言同上

當有踐言之實通經之士固當終身踐言乃為不負所學斯言之要所以警乎學者可謂至深切矣然士之必於通經正為講明聖賢之訓以為終身踐履之資耳非直以分章析句為通經然後乃求踐言以實之也文公跋胡澹庵作李承之論語序

專門名家之弊其治經必專家法者天下之理固不外於人之一心然聖賢之言則有淵奥爾雅而不可以臆斷者其制度名物行事本末又非今日之見聞所能及也故治經者必因先儒已成之說而推之借曰未必盡是亦當究其所以得失之故而後可以反求諸心而正其謬此漢之諸儒所以專門名家各守師說而不敢輕有變焉者也但守之太拘而不能精思明辨以求真是則為病耳文公學校貢舉私議

摹倣時文之病近年以来習俗茍偷學無宗主治經者不復讀其經之本文與夫先儒之傳注但取時近科舉中選之文諷誦摹倣擇取經中可為題目之句以意扭捏妄作主張明知不是經意但取便於行文不暇恤也盖諸經皆然而春秋為尤甚主司不惟不知其謬而反以為工而置之高等習以成風轉相祖述慢侮聖言日以益盛名為治經而實為經學之賊號為作文實為文字之妖不可坐視而不之正也同上

裁剪鬬飣之失今日治經者既無家法其穿鑿之弊亦不可勝言矣而主司命題又多為新奇以求出於舉子之所不意盡所當斷而反連之於所當連而反斷之大抵務欲無理可解無說可通以觀其倉卒之間趣附離合之巧主司既以此倡之舉子亦於此和之平居講習專務裁剪經文巧為鬬飣以求合乎主司之意其為經學賊中之賊文字妖中之妖又不但於家法之不立而已也同上

經學廢而不全況今樂經亡而禮經缺二戴之記已非正經而又廢其一焉盖經之所以為教者已不能備而治之者類皆舍其所難而就其所易僅窺其一而不及其餘則於天下之事宜有不能盡通其理者矣

諸經當兼試四書今欲以易詩書為一科而子年午年試之周禮儀禮及二戴記為一科而卯年試之春秋及三傳為一科而酉年試之年分皆以省試為界義各二道諸經皆兼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義各一道則士無不

通之經而皆可為當時之用矣

詞賦

空言無益之尤空言本非所以教人不足以得士而詩賦又空言之尤者其無益於設教取士章章明矣然熙寧罷之而議者不以為是者非罷詩賦之不善乃專主王氏經義之不善也故元祐初議有改革而司馬温公呂申公皆不欲復其欲復之者惟劉摰為最力然不過以考校之難而為言耳是其識之卑而說之陋豈足與

議先王之教學官人本意哉今當直罷無可疑者如以習之者衆未欲遽罷則限以三舉而遞損其取人之數俟其為之者少而後罷之則亦不駭於俗而其弊可革矣同上

詩賦實為無用嘗欲作一科舉之法今之詩賦實為無用經義則未離於說經但變虛浮之格如近古義直述大意文公語録

在見識讀書嘗見已前作者無書不讀而今賦有甚見

識若見識稍高讀書稍多議論高人豈不更做得好文字同上

論策

論策須試以時務今科舉之弊極矣鄉舉里選之行今不能行只就科舉法中區處如策論則試以時務如禮樂兵刑之屬如此亦不為無益同上

論策當以年分科今欲論則分諸子為四科而分年以附焉諸子則如荀楊申韓老莊之屬及宋朝諸家

文字當別討論分定年數無論於當年史傳中出論二道策則諸史時務亦然諸史則左傳國語史記兩漢為一科三國晋書南北史為一科新舊唐書五代史為一科通鑑為一科時務則律歷地理為一科通禮新儀為一科兵法刑統勅令為一科以次分年如程子之法策各二道則士無不習之史而皆可為當世之用矣同上

禁對策訣倖之習呂申公家傳記熙寧事乃云有司發策問必先稱頌時政對者因大為訣詞以應之然則此

風蓋未遠也今亦宜為之禁使條陳所問之疑畧如韓歐諸集之為者則亦可以觀士子之實學而息其詖佞之奸心矣以上並文公學校貢舉私議

群書考索別集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羣書考索别集卷二十

詳校官中書臣竇汝翼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陳炳

羣書考索别集卷二十　　宋　章如愚　撰

財用門

財

君民要在兼足葢君之所與者民也民足矣則君雖不足亦無與其不足者民苟不足則君雖自足而誰其與共足哉論語或問

國不以利為利夫洪範八政食貨為先子貢問政而夫

子告之亦以足食為首盖生民之道不可一日而無者
聖人豈輕之哉特以為國者以利為利則必至於剥民以
自奉而有悖出之禍故深言其害以為戒耳至於崇本
節用有國之常政所以厚下而足民者則固未甞廢
也有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
不足正此意也大學或問
財聚則民散易大傳曰何以聚人曰財春秋外傳曰王
人者將以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故財聚於上則民散

於下矣財散於下則民歸於上矣同上

仁與不仁之判仁者不私其有故財散民聚而身尊不仁者惟利是圖故捐身賈禍以崇貨也若商紂以自焚而起鉅橋鹿臺之財德宗以出走而豊瓊林大盈之積皆以身發財之効也同上

歛臣盜臣之别聚歛之臣剥民之膏血以奉上而民被其殃盜臣竊君之府庫以自私而禍不及下仁者之心至誠惻怛寧亡巳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所以與其有

聚斂之臣寧有盜臣　大學或問

宋朝取民過厚國家承五季之弊祖宗創業之初日不暇給未及大為經制故其所以取於民者比之前代以為過厚重以熙豐變法頗有增加而建炎以來地削兵多權宜科須又復數倍供輸日久民力以殫而間者諸路上供多入内帑是致户部經費不足遂廢祖宗破分之法而上供歲額必取十分登足而後已　光宗朝己酉擬封事　文公

天子不當有私財天子際天之所覆極地之所載莫非

已分之所有而無外之不通矣又何以私為哉今以不

能勝其一念之邪而至於有私心以不能正其家人近

習之故而至於有私人以私心用私人則不能無私費

於是內損經費之入外納羨餘之獻而至於有私財使

天下萬事之弊莫不由此而出是豈不可惜也哉同上

小人以聚斂欺君任事之臣惟務迫趣州縣使之急征

橫賦戕伐邦本而其所以欺陛下者則曰如是而國可

富如是而兵可強陛下亦聞其說之可喜而未究其實往往誤加奬寵畀以事權是以比年以來此輩類皆高官厚祿志滿氣得而生民日益困苦無復聊賴孝宗朝庚子封事

以財發身之義問仁者以財發身曰不是散財以取名教人奉已只是不私其有則人自歸之而身自尊只是言其散財之効如此文公

損上益下之說後世不復知絜矩之義惟務竭民財以

自豐利自一孔以上悉皆取之故上愈富而下愈貧夫以四海而奉一人不為不厚矣使在上者常有厚民之心而推與共之猶慮有不獲者況皆不恤而惟自封殖則民安得不困極乎易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所以然者盖邦本厚則邦寧而君安乃所以為益也否則反是 文公

當與民共其利財者人之所好自是不可獨占須推與民共之未論為天下且以作一縣言之若寬其賦歛無

征誅之擾民便歡喜愛戴若賦斂稍急又有科斂之擾民便生怨決然如此 同上

財聚民散之說民之與財孰輕孰重身之與國孰大孰小財散猶可復聚民心一失不可復收身危猶可復安國勢一傾不可復正至於民散國危而措手無所則其所聚有不為大盜所積也耶 文公上宰相書

嚴禁科罰之弊國家愛惜斯人如護元氣不忍以毫髮擾之詔令所頒戒飭州縣未嘗不以嚴禁科罰為言而

其所以取之州縣者乃如此是則陽為禁止而陰實縱之又從而驅之使必出於此文公與劉丞相劄子

利病制於聚斂之臣今井地之制未能遽講而財利之柄制於聚斂掊克之臣朝廷不恤諸道之虛實監司不恤州縣之有無而為州縣者又不復知民間之苦樂蓋不惟學道不明仕者無愛民之心亦緣上下相逼只求事辦雖或有此而亦不能施也文公答張欽夫

當均節州縣之財莫若因制國用之名而循其實哀憫

民力之凋瘁而思所以膏澤之者今逐州逐縣各具民田一畒歲入幾何輸稅幾何州縣一歲所收金穀緫計幾何諸色支費總計幾何有餘者歸之何許不足者何所取之俟其畢集類會考究而大均節之有餘者取不足者與務使州縣貧富不至甚相懸則民力之慘舒亦不至大相絶矣同上

宋朝財數景徳中收商稅四百五十餘萬貫慶歴中一千九百七十五萬餘貫景徳中收酒課四百二十八萬

餘貫慶歷中收一千七百一十餘萬貫景德中收鹽

稅課三百五十五萬餘貫慶歷中收七百一十萬餘

貫張方平奏

聚斂今之法歛焉猶潦也榷焉猶癘也征焉猶禦也今

之吏非是此三者無議也今之民非是三者無抵也國至

大民至細也立法以揜其口腹之尋常而還與之為市

市之不酬還與之為仇勢至戚事至不美也數百里之

地設數大穽碁而布之武夫悍吏苟可逃責大體不

恤也不必譏也直征而已矣不獨征也直攘而已矣斯民虎視吏坎乎視國也非苛政而何嗟夫足國而蹙其本拔其本而壅其末何如其智也昔文王之政賦不二澤不禁關不征今之吏皆犯之矣人之厓於斯讟於斯聚族哭於斯非一日也幸而天下未有故偶涇原之卒長安市上之呼去爾架除爾陌徹爾僦有不爭赴者乎官兵財内外諸吏高秩厚禄紫朱其綬唱喝車盖而出者不啻萬人而朝廷常有無才能之嘆歲十萬錢乃足

一卒卒驅六尺圍數石之弩荷一鈞之矛𡸁比屋而居者不下百餘萬而常有夷狄之憂珠犀龜貝出乎海竹木香茗出於山黄金丹砂出於土可耕之野萬餘里鹽藉酒酤舟車水陸之筭徧乎天下而常有帑廩不足之患

財勝事善為國者知財之甚急而萬事賴焉故常使財勝其事而事不勝財然後財可盡而事無不濟財者車馬也事者其所載之物也載物者嘗使馬輕其車車

輕其物馬有餘力車有餘量然後可以涉泥塗而車不僨登峻阪而馬不蹶今四方之財莫不盡取民力屈矣而上用不足乎居惴惴僅能自平而事變之生復不可料譬如弊車羸馬而引丘山之載幸而無虞猶恐不自勝不幸而有陰雨之變陵谷之險其患有不可知者

盡地利節浮費理財之要在乎原其所自有而爲之道要其所從無而制之法風霆雨露之發生山林川澤之滋養財之所出也不原其所自有不要其所從無切切

馬從事於闤闠之中則是賊丈夫爭錐刀之利耳豈君子所謂理財也耶是故原其所自有而為之道則莫若盡地利要其所從無而制之法則莫若節浮費

惟君子善理財自君子避取財之名而小人執理財之權民之受禍未有窮已夫所謂理財者豈曰取之乎以天下之財與天下共理之也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財而為聖君賢臣者大禹周公是也

取財以信聖人所為大過於人者理天下之財而天下

不疑其利擅天下之有天下不疑其貪政令之行天下雖未必能知其意而終不疑其害已故聖人之於天下無不可為者以其所以信服天下者明也

過飲者多不克終左氏云管仲之世祀也宜哉謂其有禮也而管仲之後不復見於齊者余讀其書大抵以魚鹽富齊爾余然後知管仲所以無後於齊者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又曰如其仁夫以孔子稱其仁左丘明稱其有禮然不救其無後利固不可與民爭也

如此桑弘羊滅族韋堅王鉷楊慎矜王涯之徒皆不免於禍孔循誅死有以也夫東坡

責民以所無及唐末兵興始有私錢者故白居易譏之曰私飲無錢爐平地無銅山言責民以所無也陳后山

興利者多禍敗夫利百物之所生而天地所以養人也專之必壅壅則所害者多故凡有利必有害利於已必害於人君子不盡利以遺民所以均天地之施也是以興利之臣鮮不禍敗自桑弘羊以來未有令終者也范

祖禹

暴歛甚於盜賊暴歛之害甚於盜賊盜賊害民之命暴歛失民之心害民命者君得而治之若失民心不可得而復收也同上

公心散財散財發粟先儒或謂武王以此結天下之心是以利心量聖人也利者天下之利紂以私心聚之武王以公心散之萬姓悅服自然之理也東萊

土木最費財麥熟於夏禾成於秋秋而書於冬者莊公

惟宮室臺榭是崇是飾費用浸廣調度不充有司會計歲入之多寡虛實然後知倉廪之竭也故於歲杪而書曰大無禾麥胡文定公

武帝費財文帝貫朽粟腐武帝已盡用之矣卜式所輸寧及太倉一粒粟乎故謂卜式之獻不足以富國適足以啓武帝興利之心以為牧養之子尚有餘羨以佐用況天下乎黄公度

管子攘奪春秋戰國王政既衰秦饑乞糴于晋魯饑

乞糴于齊歲以不同則乞于鄰國所謂九年之制度已自敗壞管子輕重一篇無慮千百言不過君民之相揆大耳

為民者七而游民者六今天下之財所以不足者何也害農者繁而去本者衆也古之為民者四而農其四之一也今之為民者六而舍農者蓋六之五也而胥吏又不在焉胥吏蓋害農民而蠶食之者也而又害農者之一也則是今之為民者七而游民者居其六也而兵徒

又不在焉

為天下理財今之理財者自理之歟為天下理之歟父有十子闔其大門而取其子而不計其後將以富其父歟抑愛其子者必使之與其父歟抑孝其親者抑將盡困其子歟抑其父固其子之財歟然則今之開闔歛散輕重之權有餘不足之數可以一辭而决矣奈何以聚歛為理財

財有限而欲無窮厥初生民無窮民也民為聖人而窮也

民之欲無窮而財之生有窮以有窮奉無窮於是乎始窮故受之以節節者約侈而歸儉也然有財之窮亦有節之窮財之窮自不節始節之窮自過節始過於節則人情苦之而不可久於是節之說又窮矣

理財有三理財之說者三其上惠民其次惠國其下惠奸惠民者雖不為國計而其陰有以利公上者皆民力之所為供也惠國者雖非為民計而其實有以利公上者亦人情之所願也不窮財之所歸徒浚財之所出惟惠

奸之弊憂世者所以深痛公私之積也
窮征則有反頭會箕斂之法慘因以啓隴上輟耕之心
間架陌錢之征峻反以賈菜糲見色之口
財竭民無留藏地無餘竇利自一孔以上皆入官矣而
大農猶以匱告財於何而取地半於承平之時而歲入
已倍之財於何而生養兵之外百官有司之奉郊祀賓
客之費不能已十之一財於何而節
財乏以財言之新疆旋失資粮委棄斗卒一炬倉廪掃

空而財始耗矣江廣以寇盜而傾儲二浙以水潦而缺上供而財益乏矣料撥不已猶慮之興內帑築城將何以繼倚區區之楮以立國而楮至不行是豈更變鈔法賣鬻爵牒所能濟哉

賣絲羅穀剜肉醫瘡蓋不特如昔人所詠而已

財有三窮采檄未還撒花妄費財窮於將也䝿戍方殷孫寵難減財窮於兵也囊金匱匽帛溪貪壑慾財又窮於貪吏矣

錢幣

匯處交子之策論淮西鐵錢交子曰交子本是代錢今朝廷却只以紙視之今時是銅錢交子不得用於淮鐵錢交子不得用於江南又須江南官司置場兌換銅錢交子乃可行耳 文公

銷鑄漏泄之病或欲通銅錢出淮先生深以為不然云東南銅錢已是甚少其壞之又多端私鑄銅器者動壁四五分壞了此壞錢之弊又有海舶之泄海船高大多

以貨物覆其上其內盡載銅錢轉之外國朝廷雖設官禁邪曾檢點得出其不應官吏反以此為利同上

節財

愛民必先節用蓋國家財用皆出於民如有不節而用度有闕則橫賦暴斂必將有及於民者雖有愛人之心而民不被其澤矣是以將愛人者必先節用此不易之理也光宗朝已酉擬上封事

當節無名之費內自京師外達都邑上自宮禁下至胥

徒無名浮費亦豈無可省者功計若能還內帑之入於版曹復破分之法於諸路然後大計中外冗費之可省者悉從蔡罷則亦豈不能少有所濟光宗朝己酉擬上封事

內帑

內帑認為私貯虞允文之為相也盡職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為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簿書不可催理者撥還

版曹其為說曰内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須而版曹自今經費已自不失歲入之數聽其言誠甘且美矣然自是以來三十餘年内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為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在亡其日消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其幾何矣而曷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敵人之首如太祖皇帝之言哉孝宗朝戊申擬上封事　文公

上供多入內帑閒者諸路上供多入內帑是致户部經
費不足遂廢祖宗破分之法而上供歲額必取十分登
足而後已期限迫趣科責嚴峻監司州縣更相督迫
唯務自寬巳責何暇更察民情搥撻驚呼有使人不
忍聞者而州縣歲入多作上供起發則又於額外巧作
名色夤緣刻剥此民力之所以大窮也光宗朝己酉擬
上封事　文公

上供

官吏脇取之擾縣道既無羸餘可積又無科名可催官吏且欲避免一時州郡督責則不過因民之訴訟而科罰之甚則誘人以告訐而脇取之州郡聞知稍行禁約則諸縣便以籍口不肯留心趣辦州郡不免又將別色官錢那兌補足為州郡者憚其如此則遂一切聽其所為不復考問不惟非理違法妄取民財之可罪而民之負寃苦訴於官司者皆無自而得其平矣光宗朝奏狀　文公

免上供以寛州縣欲亟圖所以紓州縣民間目前之急則顧深詔主計將輸之臣且於見今椿積金穀綿絹數内每歲量撥二三十萬視州郡之貧乏者特與免起上供官物三五分而代其輸　孝宗朝庚子上封事　文公

經總制錢

此錢不當立額經總制錢不當立額不待智者而後知也蓋其出於倉庫出納田宅契券之所收者雖可約計其大槩然財計有時而虧盈物價有時而高下則其數

已有不可得而凖者又況所謂無額錢者元無一定科名可以樁辨其多少不可得而預知故其創立之初直以無額名之則其不當立額也雖至愚亦知之矣而比年以來悉皆立額比較盖縁紹興十九年中推行經界人户多有白契不堪照用爭出投印致得當年經總制錢所收增羡遂有無狀小人獻此殘賊之計一時朝廷既為所誤而其流毒至今未已孝宗朝奏狀　文公

立額比較之弊切見諸路提刑司所管拘催州縣總制

錢蓋前代之所無而祖宗盛時亦未之有特起於宣和末年倉卒用兵權宜措畫當時建議之臣方且自以為功而其凡聞之乃為哭於先廟以為作俑之禍且及子孫渡江以後雖知其弊然費出愈繁遂不能罷復有增加以至于今乃為大農之經賦有司不復敢有蠲除之議然其始者亦但討其出納多寡之實數而隨以取之則事雖失體而未有甚害及紹興中推行經界之法民間違限契約悉出投印故一二年間此錢之額倍於常歲

建其畢事則便復常數而無復前日之羨矣而一時乃有憸佞掊克之人輒為比較之説以誤朝聽使凡歲入經總制錢悉以經界之年為額其後雖或知其非義而小變之然猶必使趂及一年所收最多之數至其甚無藝者則雖或災傷平分檢放倚閣苗米税錢已無所入而所謂經總制錢者版曹揔所猶不肯與之蠲除上下相臨轉相逼迫下吏無所措其手足則其勢必至於巧為名目取之於民以求幸免司察之官雖知其然然

既利其歲額之盈則亦不容有所伺間顧猶不足以及數則遂不過將新蓋舊轉後為前歲月愈深逋負日積大郡所欠十數萬緡小郡亦不下一二萬數官吏操切日益嚴峻而莫有知其事之本原者不知州縣之煎熬局促果何日而少紓斯民之歎息愁怨果何時而少息也伏望詔大臣圖所以節用裕民之道討論合與不合立額比較之利病而罷行之以幸天下孝宗朝廷和奏

劄

軍興權宜創立經總制錢因一時軍興權宜所立後遂不罷要之當時立法亦未盡善

陳亨伯韓球所創經制錢陳亨伯所創盖因方臘反童貫討之亨伯為隨軍轉運使朝廷以其權輕又重為經制使患軍用不足創為此名以收州縣之財當時大獲其利然立此制時明言軍罷而止其後遂因而不改至紹興四年韓球又創總制錢大畧倣經制為之十一年經畧法行民間印典賣契多故倍有所得朝廷遂以此

年之額至次年則其額大虧乃令州縣添補觧發自今州縣大困文公

非經賦常入之錢此錢既非經賦常入為民所逋貫官吏所侵盜而以一歲偶多之數制為定額責使償之自户部四折而至於縣如轉圜於千仞之坂至其址而其勢窮矣縣將何取之不過巧為科目以取之於民耳文公與鍾户部論虧欠經總制錢書

無藝無名之制官得其一吏已得其二三並緣為奸何

所不有是則議者所謂督責官吏者乃所以深爲之地而重困天子所愛之民也夫吏依公以侵民又陽自觧曰此朝廷所欲得非我曹過也夫愚民安知其所以然者何哉亦相聚而怨曰朝廷不恤我等耳嗚呼豈民之所當輸官之所當得者耶其制之無藝取之無名甚矣同上

稅賦

貢助徹什一之制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畆而每夫計其

五畝之入以為貢商人始為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為九區區七十畝中為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周時一夫受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其實皆什一者貢法固以十分之一為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為廬舍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通私田百畝為十分而取其一

蓋又輕於十一矣竊料商制亦當似此而以十四畝為廬舍一夫實耕公田七畝是亦不過什一也孟子集注

九一什一之法都鄙之地九一而助為公田而行助法也鄉遂之地田不井授但為溝洫使什而自賦其一蓋用貢法也周所謂徹法者蓋如此同上

布粟力役之征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布縷取之於夏粟米取之於秋力役取之於冬當各以其時若并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今兩稅三限之法亦此意也同上

戰國非先王之法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氏謂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今戰國時一切取之市宅之民已賦其廛又令出此夫里之布非先王之法也

同上

魯稅畝非周制之舊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分大抵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則爲什而

取二矣語注

祖宗破分之法伏見祖宗舊法凡州縣催理官物已及九分已上謂之破分諸司即行住催版曹亦置不問由是州縣得其贏餘以相補助貧民與小拖欠亦得苟延以待蠲放恩自朝廷惠及閭里君民兩足公私俱便與誠不刊之令典也孝宗朝戊申封事 文公

州縣催督之擾徒使版曹經費闕乏之日甚督趣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為限以

為不足則又造為比較監司郡守課最之法以誘脇之不復問其政教設施之得失而一以其能剥民奉上者為賢於是中外承風兢為苛急監司明諭州郡郡守明諭屬邑不必留心民事惟務催取財計此民力所以重困之本而稅外無名之賦如和買折帛科罰月以之屬尚未論也孝宗朝戊申封事　文公

諸路科罰之弊切見江西諸路州舊有科罰之弊蓋因歳入有限而費出無常是以不免巧取於民以備支發

凡是百姓有事入門不問曲直恣意誅求無有埶極民間受弊不可勝言為監司州縣者欲一切繩之以法則財計頗闕州縣不可復為雖有良吏亦無以免若一切恣之不問則法廢不行民怨無告而貪虐之吏更復並緣以濟其私為害愈甚　孝宗朝延和奏劄　文公

賦外加耗之供切見本路土瘠民貧無他生理而州縣歲計入少出多往往例於常賦之外多收加耗重折價錢尚且入不支出公私俱困　寧宗朝行宫便殿奏劄　文公

賦重民勞之苦南康為郡土地瘠薄生物不暢人民稀少榖賤農傷固已為貧國矣而其賦税偏重比之他處或相倍蓰民間雖復盡力耕種所收之利或不足以了納税賦須至别作營求乃可陪貼輸官是以人無固志生無定業不肯盡力農桑以為子孫久遠之計幸遇豊年則賤糶禾榖以苟目前之安一有水旱則扶老携幼流移四出視其田廬無異逆旅之舍盖出郊而四望則荒疇敗屋在處有之孝宗朝庚子封事　文公

政煩賦重之害歛財失民情猶為不可況今政煩賦重民卒流亡所謂財者又將無有可得之理若不亟救必深為害孝宗朝戊申封事　文公

税重加於贍軍夫有田則有租為日久矣而今日民間特以税重為苦者正緣二税太重朝廷盡取以供軍而州縣無復贏餘也夫二税之入盡以供軍則其物有常數其時有常限而又有貼納水脚轉輸之費州縣皆不容有寛緩而減免也孝宗朝庚子封事　文公

省賦在於治軍臣聞天下國家之大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實在省賦省賦之實在治軍若夫治軍省賦以為恤民之本則又在人君正其心術以立綱紀而已矣

同上

租庸調起於隋唐以前唐租庸調大抵改新法度是世界一齊更新之初方做得如漢衰魏代只是漢舊底物事晉魏以至六朝亦只遞相祖述弊法卒亦變更不得直到元魏北齊後周居中原時中原生靈死於兵寇幾

盡所以宇文价蘓綽出來便做得租庸調故隋唐因之文公

祖宗催科之法祖宗立法催科只是九分纔破這一分便不催但破得一百貫謂之破分便住自曾丞相懐為

戸部時便不用這法須要催盡至今所以如此同上

白納絹錢之弊福建賦稅猶易辦浙中全是白撰横斂無數民不聊生秋稅苗産有定色猶易催夏稅是和買絹最為重苦盖始者一疋官先支得六百錢後来變而

令人先納絹後請錢已自費力了後又無錢可請只白納絹今又不納絹只令納價錢數又重催不到者保正出之一番當役則為之困矣故福建不如江西江西不如江東江東又不如浙東浙東又不如浙西越郡都越不好同上

賦稅供用之費賦謂計口發財六字係班志顏注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賦供車馬兵甲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費稅給郊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

養百官禄食庶事之費井田類說　文公

朝廷督責之過國家張官置吏本以為民所以平時但聞朝廷戒飭州郡奉行寛恤惟恐有所不至至於督責二字考之前史則韓非李斯慘刻無恩註誤人主之術非仁人之所忍聞也申省狀　文公

官司科斂之擾稅籍不正田畝荒蕪官司失陷王稅數目浩瀚無以供解歲計遂至巧作名色科斂責罰以救目前官既不法吏又為奸是以貧弱之民受害愈甚州

郡非不深知其弊然勢之所驅有不容已雖有賢者不過包羞忍恥拱手竊歎而已經界申諸司狀

豪強詭冒之弊公私田土皆為豪宗大姓詭名冒占而細民產去稅存或更受俵寄之租困苦狼狽無所從出州縣既失經常之入則遂多方擘畫取其所不應取之財以足歲計如諸縣之科罰州郡之賣鹽是也文公與丞相劄子

減免丁錢之說蓋食王土為王民亦無終歲安坐不輸

一錢之理但不當取之太過使至於不能供耳今欲再奏不若請令白丁下户每歲人納一二百錢四等而上每等遞增一二百使至于極等則畧如今日之數似亦不為厲民而上可以不失其大農經費之入下可以為貧民久遠之利文公荅張敬夫

追呼重納之患諸縣人户送納税物官司交訖合給朱鈔縣鈔即關主簿勾銷户鈔即付人户執照使人户免致重疊追呼騷擾近年諸縣間有受納錢物不即印鈔

印以鈔單給付人戶既無官印不可行用及至追呼不為點對勘斷監納山谷細民被害尤甚與稅戶條目文公

商稅

欲免米商之稅乞詔有司諸被實州縣人戶欲與販物貨往外州府收糴米穀就闕米處出糶者各經所在或縣或州或監司自陳所帶貨物判執前去其糴米訖所買回貨亦各經所在自陳判執回歸往回所過並不得

輒收分文稅錢違者並依稅米穀法必行無赦孝宗朝

奏狀 文公

征商自龍斷始孟子釋龍斷之説謂左右望者欲得此而又取彼也人惡其專利故就征其稅後世緣此遂征商人也孟子注

客旅不宜重困州縣財計取辦於稅務稅務課額仰給於客旅然則客旅雖非農民之比亦官司財用取資不宜重困使其望風畏避而不敢出於其塗也乞減移用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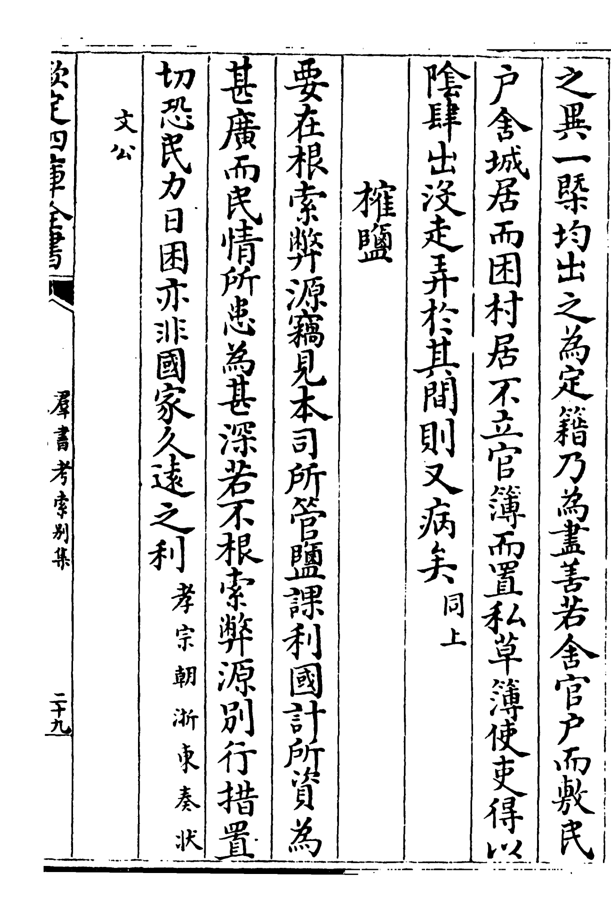
額劄子　文公

榷酤

古人禁人聚飲古人禁人聚飲今却張官置吏惟恐人不来飲如此却何以責遜薦遜 文公

酒課坊場之弊酒坊之弊其說有四一曰官監二曰買撲三曰拍户四曰萬户抱額臣切以為莫不便於官監莫便於萬户其他則亦互有利害而萬户之中亦不能無少利害要在講究詳盡然後施行則庶乎其弊之可

革矣今官監之害朝廷既知而罷之矣然州郡客户多不遵禀户部漕司所撲仍不廢罷此則害雖除而未盡者也買撲之害在買人有消折本柄破壞家産之患在衆人有掗托抑勒捕捉欺凌之擾雖加禁防法式明備然勢之所在終不能革拍户抱額則庶幾矣然或額重而抱納不前或籍此而掗托騷擾則其弊亦不異於買撲唯萬户抱額最為簡便然須以一州或一縣通計田畝浮財物力而均出之使無官户民户之殊城居村居



之異一槩均出之為定籍乃為盡善若舍官戶而斂民戶舍城居而困村居不立官簿而置私草簿使吏得以陰肆出没走弄於其間則又病矣同上

榷鹽

要在根索弊源竊見本司所管鹽課利國計所資為甚廣而民情所患為甚深若不根索弊源别行措置切恐民力日困亦非國家久遠之利孝宗朝浙東奏狀

文公

販載私鹽之弊夫產鹽地分距亭場去處近或跬步之間遠亦不踰百里故其私鹽常賤而官鹽常貴利之所在雖有重法不能禁止故販私鹽者百十成羣或用大船搬載巡尉既不能訶州郡亦不能詰反與通同資以自利同上

鹽鋪抑買之弊民間公食私鹽客人不復請鈔至有一場一監累月之間不收一袋不支一袋而官吏糜費士卒搔擾有不可勝言者然以有比較之法州郡恐有殿

罰則不免創立鹽鋪抑勒民戶妄作名色抑令就買出入暗昧不可稽考大畧瘠民以肥吏困農以資游手

同上

令民納錢之法切見福建下四州軍舊行産鹽之法令民隨二稅納産鹽錢而請鹽于官近歲官鹽雖不支給而民間自食私鹽官司既得産鹽稅錢亦不復問其私販雖非正法然實兩便同上

公私兩便之計吏須博盡衆謀多方措置使輸錢之數

比舊稍輕買鹽之價比舊頓減即公私兩便法可久行若其不然則官户豪宗昔倖免而今例輸者横議紛紛必有所緣而起雖有良法美意不可行矣文公答陳漕書

官民兩利之策於見行鹽法之中擇其不可行之甚慶小變其法而損其歲入之數吏官享其利而民不以為病州縣可以立脚而漕司不失歲輸之實而已文公與王漕書

罷海倉以通客販引價之所以貴以引額之數拘之也本錢之所以多以所支之數較之也此鹽之所以貴也賣引之額所以狹以所運之數拘之也海鹽之錢所以取以搬運之費計之也此計産輸錢之所以重也欲致二利去二害在乎罷海倉之買納而已誠能罷海倉及下四州之買納使客人請引南自漳泉北至長溪各從便路徑就亭户買鹽興販則引價可減本錢可輕引額可增海船可罷而計産所輸亦薄文公荅陳漕書

和買

祖宗預買之法臣聞祖宗初立和預買法先支見錢後納紬絹民間實賴其利至有形於歌謠者而當是時本路漕臣有私於越州者其私復私於會稽故此郡縣所拋獨為多其後請本之數遂為歲額而錢不復支絹日益貴以至今日而白著之科遂反為一州無窮之害

孝宗朝浙東奏狀

紹興和買之患欲救巨患者不可惜小費欲除實弊者

不可徇虛名切見紹興和買之患民所不堪巧詐之徒姦弊百出前此議者非不欲捄而除之而往往過為國家顧惜小費下比流俗苟徇虛名是以因循終莫能革

同上

利源不可開三代之時鹽雖入貢未嘗有禁自管仲始興鹽筴而鹽禁方開雖漢興除山澤之禁至武帝時孔僅桑弘羊祖管仲之法始行禁榷至昭帝之世召賢良文學論民疾苦請罷鹽鐵又弘羊反覆論難卒不能

廢元帝雖暫罷之卒以用費不足復建自此之後禁榷與古今相始終以此知天下之利源不可開一開不可復塞

人户敷納之苦切見浙東路和買絹萬數浩瀚舊例人户均敷人户苦於輸納多立詭户隱寄物力以避均敷是致見納人户所敷愈重其間又有不該敷納田地之數官司不為除豁其弊非一欲望特降指揮革去舊弊庶幾饑饉餘民得安生業世世子孫沐浴仁聖之膏澤

不勝幸甚孝宗朝延和奏劄　文公

人力供輸之勞日前兵亂流移民方復業而官吏節次增起稅額及和買折帛數目浩瀚人户盡力供輸有所不給則復轉徙流亡無復顧戀鄉井之意其幸存者亦皆苟且偷安不為子孫長久之慮一旦小有水旱則復顧而他覿其氣象如腐草浮苴無有根蔕愁嘆亡聊深可憐憫孝宗朝浙東奏狀　文公

子户詭名之奸惟是子户詭名之奸頻輸數户積計甚

多故尤不以為便而必爭之其功又足以挾下戶唱浮論以揺衆聽故不察其實者遂以自疑而莫能復措其説此和買之議所以洶洶累年而和買之害固未嘗有一毫之損也同上

區處詭戶之策如欲首併詭戶則懼其告訐成風徒敗風俗而暫併復分終不能禁欲以畝頭紐則縱舍游末重困農民輕重之間亦未為允欲料有産無丁之戶則彼能立詭戶者固不憚更立虛丁而寡妻弱子實無丁

籍者反受其弊同上

減歳額敷貫頭之説縁和買之重奸猾之民爭為子户詭名以避均敷而其淳謹畏法不敢為者顧乃為之代受所免之數幾再倍於其舊政之不平莫甚於此從来為州縣者灼知其弊非不嚴詭户之禁往往隨併隨分終莫能革今若先次痛減歳額却以貫頭均敷自物力一分以上並紐寸尺則高下多寡其數一定而奸弊無所從出矣同上

先減請本之額今欲去紹興和買之害使無奸弊稍得均平而不先減其當日請本之額譬如負千鈞者皆聲之力既已不堪乃不知減其所負之物但欲移而寘之懐袖亦必無益於事矣

浙東奏狀　文公

分等均敷之說所謂高下等第均敷者上戶舊科和買數多今用貫頭均敷則其數却須少減下戶舊不曾科和買今用貫頭均敷則其數乃是頻增若使頻增數中皆是子戶詭名則固不足恤第其間却有真實下戶不能

無咨怨者故今復為此法以優恤之同上

除放下户丁錢所謂減免下户丁錢者大率第五等中有丁者多是真實下户無丁者多是子户詭名今若將第五等中所謂丁錢特與除放則真實下户雖增和買而得除此色官物其乗除之間亦畧足以相補矣同上

畝頭物力之説所以欲改畝頭二字為物力貫百者蓋以畝頭科紐則獨有田之家被科而有浮財物力者不與亦有未均之弊故欲改作物力貫百則有田及浮財

者皆在其中

和糴

嚴州縣遏糴之禁今體訪浙西州軍極爲豐稔去處與紹興水路相通切慮逐州縣不體隣路災傷之禁故行遏糴及客人應募搬販亦恐逐州縣稅務循習邀阻妄作名色輒收雜稅錢勝買醋錢之類使本路饑民日就狼狽虛被聖主賑恤之恩欲望朝廷行遏糴條法加等坐罪施行庶幾公私搬運免致艱阻二路饑民得沾實

惠 文公申省狀

通商販以濟民食歲既不登所在艱食全賴商賈貿通之利所宜存恤不可搔擾今米穀不得收稅雖有成法而州縣場務多不遵守至於住糶而有所挾之資既糴而有所貿之貨則往來之間經由去處無以邀阻納稅為苦是致客人憚於興販欲望特降睿旨詔有司所過並不得輒收分文稅錢違者並依稅米穀法必行無赦庶幾商販流通民食不匱 孝宗朝浙東奏狀 文公

貴有和平之意人心所在和則樂與官為市不和則彼此角立也和則樂與官相售不和則上下交勝也彼富家巨室之儲朘削不為不甚又迫之以牓牒扼之以刑憲旦夕吏來其家而呼曰命官督爾糴指爾廩譁然而駭者雞犬不能寧焉彼雖有升平之藏倉庫之積其肯樂糴於官府之督趣哉糴曰和糴所貴有和平之意

羣書考索別集卷二十